

窗前的眼

亚静 著

作家出版社



窗前的 眼

亚静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窗前的眼/亚静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9. 6 重印)

ISBN 978 - 7 - 5063 - 4986 - 4

I. 窗… II. 亚… III.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1590 号

窗前的眼

作者: 亚 静

责任编辑: 刘英武

装帧设计: 任凌云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180 千

印张: 12.75

插页: 4

版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986 - 4

定价: 2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写在前面的话(代序)

亚 静

在计划经济年代,如果有一天,你突然想从外地调到北京某单位去工作,我敢打赌,同事们八成会认为你是想入非非,不切实际。

因为那个时候,别说调进北京,就是从小城市调进省会一级的大城市都很困难,更别说调进北京部一级领导机关工作了,这一切,不但要受到级别、指标的限制,同时还要受制于不少人为的因素。

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大锅饭”体制似乎在一夜之间被打破。

这种情况和许许多多计划经济体制衍生的奇怪现象一道,被永远扫进了人类历史的“垃圾堆”。

因此,我们经常说人类的历史有时看起来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完美,就是这个道理。

改革开放年代灵活多样的聘用制,使许许多多胸怀抱负的有识之士以及年轻人得以进入首都的广阔天地并在那里大展拳脚,施展才华。

我的许多在京从事新闻工作的同事大多数都是在那个时期进入北京的。如今,他们有的三十而立,有的四十不惑,个个成绩斐然。

那一年,步入不惑之年的我,也如愿以偿地进入北京当了一名新闻记者。

我供职的那家新闻单位,在国内国际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单位里

窗前的眼

藏龙卧虎、高手林立。

其实,我的理想原本是想当一名作家而非一名记者。或许是以前在部队干得时间长了,军人漂泊不定的生活使我产生了一种“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思想。

到了地方以后总想稳定了还要稳定。军转办分配我工作前,我常常独自一人遐思,为今后设计着宏伟蓝图。我想,作家——“坐家”,顾名思义,天天坐在家中,生活工作稳定而舒适,多么惬意啊!这么多年听惯了演习的枪炮声,如今那敲击电脑键盘写作的声音,对我而言,无疑也是最动听、最悦耳的音乐!

可记者却不同了,成天东奔西颠,弄不好还会被当成“狗仔队”(原为意大利文:paparazzi)遭人唾骂。当然,这还不算是最坏的情况。如果你被公派出国担任驻外记者,假如被驻在国情报机关盯上这还算是好的,因为这是你的一种“荣幸”;可你若被恐怖分子当作人质抓去,那情况可就糟糕透了,因为那个麻烦可就大了。

生活的现实就是这样,总是不尽人意。

这不,到头来,我还是当了一名“老记”。

不管怎么说吧,那个时候,虽然“天字一号”幸运儿轮不到咱们,但心中揣着大目标,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也都没放弃。

二〇〇一年,在我的好朋友柳银武的帮助下,我终于出版了我的处女作,书名儿叫《他从库尔斯克号身边走来》。这本纪实文学书的出版发行,奠定了我由“老记”向“老作”转变的基础。那时候我颇有些得意,走起路来,总有一种轻飘飘的感觉。

打那儿以后,我基本上以每年出版一本书的速度,跻身首都文坛。

说起我的这位朋友,目前他在首都出版界也算的上是号人物了。

早几年,我有幸认识他时,虽然他已经是一家著名出版社的编辑室主任了,可是在单位还是不显山不露水的。

那时,我们俩人经常凑到一块儿,聊天、下馆子喝酒。

后来,有些失意的他终于离开了那家出版社。

他竞聘某出版社总编职位,居然手到擒来。

事后有一天,我到那家出版社去看他,在挂着“总编辑办公室”牌子

的门前，我站住了。

我定了定神，突然想起我们报社总编的派头，竟然也有些紧张起来，敲门的力气顿时小了许多。

不知道敲了多少下，门的那一面猛地传出一声“进来！”着实给我吓了一跳，心想：“当了官就是不一样！”

推开门，大总编见是我，连忙笑容可掬地将我迎了进去。屁股刚刚落座，便有女秘书进来端茶倒水。短短几分钟之内，就有好几拨人马进来找他签字、谈工作。就这样，我在他那已经“鸟枪换炮”的办公室里足足坐了半个多小时。

在前一拨人马刚离开，下一拨人还没有进来的空当，他方才转过身子和我聊了几句。

他有些有洋洋自得地问我：“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我故意装糊涂。

“就，就是我现在的工作……”他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不怎么样，哪有你原来的出版社好啊？”我冷冰冰地呛了他一句。

他大惊失色，连忙问我是不是妒忌他才胡言乱语？

我笑了，笑声特大。心想，此时此刻，谁要是站在走廊上绝对是可

以听见的。

他慌忙摆手。

我知道他是一个十分谨慎且特别在乎别人反应的人。我忍住了笑。

我认真地对他说：“你想一想，你原来那家出版社是个什么档次？你现在的出版社是个什么档次？古人曰，‘宁为鸡首，不当牛后’，依我看，你就是当上眼下这个出版社的社长，也比不上原来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室主任。原来的是老牌、大牌，是中国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心目中的圣地。你掂一掂这个分量，不信你到全国图书订货会或书博会上去找找感觉，如何？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绝对没有贬低你现在工作的出版社和别的任何一家出版社的意思。还有，你下半辈子就打算一直搞行政管理啦？你丢掉了你所钟爱的而且极有发展前途的专业，多可惜啊！”我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刚说完，女秘书的脑袋便从门缝处伸了

窗前的眼

进来，向他通报有人找。

我连忙起身，向他告辞。

于是，我们的这次见面就这样匆匆结束了。

他送我到楼梯口，脸上露着一丝惻隐之色。

离开这位老兄，第二天我便接受任务到外地采访去了。

这一去就是半年。

回单位后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似乎不经意地对我说了
一句：“我又调回原单位了。”

“什么？”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问了一遍，这回该我大惊失色了：
“你说什么？”

“我说，我又调回原单位了！”这一回，他扯着嗓子喊，兴奋之情溢于
言表。

我非常吃惊，吃惊他真的听了我的话，又调回了原来工作的那家著
名的出版社。

俗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

可是，如今我觉得真正的好马倒是那些敢于吃回头草的马。

吃回头草的马那才叫有能耐！

这不，这位老兄硬是放着总编不当，义无反顾地重回原来工作的出
版社，并且只当了一名普通编辑。

我每次见他，他都会阐述一些新颖而独到的见解。

他的每一个设想在我看来，都是能够让一个项目或者一本书稿甚
至一家企业起死回生的“金点子”。

就像任何先进武器都无法替代一个恰倒好处的标点符号那样，令
我怦然心动。

他善于发掘生活，善于捕捉各类信息，善于抓住图书出版的动态和
各种机会。因此，在他干的那一行当之中，他的专业水平是非常高的。

平时，凡是和他的工作有关系的，他都会认真对待，仔细研究，一丝
一毫都不放过，有时甚至可以达到痴迷的程度。说他是个工作狂，那真
是对他最好的褒奖。

在我已出版的图书当中，有好几本都是他担当责任编辑的。因此，

我总觉得我这一辈子，注定是和他结了缘的。

说来也很奇怪，每次他看我的稿子，都是一目十行，而且能够过目不忘。

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

然后，我带着他的修改意见回家。当我挑灯夜战通宵不眠的时候，我曾嫉妒地想：这家伙肯定在呼呼大睡！

第二天我去见他，却他两眼无神、眼皮浮肿，显然昨儿晚上他并没有睡好觉。

我虔诚地用双手将修改过的稿子递给他。他神情恍惚地接过我的书稿，看也不看地随手丢在了他那乱糟糟的桌子上。我满怀期待地看着他，他却依旧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

终于，他慢条斯理地开口了：“杀青之道有时并不像乍看上去那么枯燥乏味。落笔成句，可好可坏，其秘诀在于不留斧凿之痕迹。主改的操纵杆必须牢握在你的手中，使之常温，改动要一蹴而就，不可一改再改。”说完，他睁开了眼睛。

而他的那双眼睛，我觉得真的可以穿透一切。

这就是我的朋友，他的一言一行甚至他的每一次心跳，都显示他是一个天纵其才的家伙。

多年来，我比较偏爱纪实文学的创作，这可能和我所从事的记者职业有着很大的关系。可以说，那个时期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成了我的写作对象。

什么俄罗斯核潜艇库尔斯克号不幸罹难；

什么清华大学学生刘海洋穷极无聊用硫酸伤熊；

什么北京小小少年火烧“蓝极速网吧”；

什么歌星红豆猥亵男童；

什么智障音乐指挥舟舟；

什么神探武伯欣；

等等，都曾进入我的作品。

不难看出，那个时期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深深地打上了市场经济的烙

窗前的眼

印。

在北京乃至全国,我的文学作品拥有不少的读者。一些文学爱好者常常当着我的面背诵我作品中的精彩片段。

由于职业关系,平时我采访一些明星或公众人物都比较方便,并为其中的人写过传记。

有的已经出版发行了。

有的虽未开篇,却已得到了授权。

还有的虽未正式授权,却得到口头的允诺,如董文华等。

能够将国际国内重大事件、突发事件或名人的轶闻趣事用文字记录下来,再经过艺术加工变成文学作品,是当年我业余生活中的最大爱好。

其实,无论是作家还是记者,为名人作传,在读者眼中都是很平常很普通的事情。

在我看来,一本书除了靠内容吸引读者外,那些在作传过程中发生的一些幕后的鲜为人知的故事,同样也可以让读者爱不释手。

《窗前的眼》,向读者提供的正是这样的一些东西。

至于书名为什么叫《窗前的眼》?那是因为我的孩子小时候特别依恋父母,离开一小会儿都不行,更不用说离开一天以上的时间了。因此,那时候每天早上送孩子上幼儿园都让我和妻子大伤脑筋。

尽管那家幼儿园是市里条件最好的,可是对一个离不开父母的孩子来说,这一切都显得毫无意义。

每天早上,我和妻子都要苦口婆心动员很长时间。如果动员奏效的话,孩子才会眼泪汪汪地站在小班教室窗户后边向你一边摆着小手,一边目送着你匆匆离去,直到看不见你为止。

小班教室窗前的那张小脸,那双印在窗玻璃上圆圆的小眼睛,充满着依恋和感伤,每次回头望去,我和妻子心里都很难受。整个白天我们都在伤感之中度过。

傍晚时分,我们去接孩子。

窗前的泪眼和感伤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双双充满期盼、兴奋、幸福和喜悦的小眼睛。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心头压着的石块儿才

会落地，那疼痛了一天的心才会得到一些安慰。那时候，在部队当将军的父亲还未离休，他深谙我们的心情，有时来看我们，只要赶上接孩子的时间，他都会帮我们将孩子接回家。每到这时，孩子都会指着一身戎装的爷爷，无比自豪地对小伙伴们说：“这是我的爷爷！这是我的爷爷！”

在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事充满了酸甜苦辣、喜怒哀乐。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这多么像幼儿园窗前那一双双因时、因地、因情而变化着的或令人心碎或令人欣喜兴奋的眼睛！

世事轮回，沧海变桑田。

当我们回首往事、当我们全身心投入自己所热爱的事业时，想想那些幼小稚嫩的窗前的眼睛，想想那些透过窗口看世界的眼睛，还有那位老兄能够看穿一切的眼睛，我们就会感受到肩头的压力和为人父母的责任。那浸透着岁月浓汁的思绪，那曾经饱经磨难的心灵，怎能不感慨万千？又怎么能麻木不仁、无动于衷？

二〇〇八年深秋于北京朝外大街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代序)	亚 静	1
第一章 世事难料		1
第二章 爱你,恨你		7
第三章 帅门出虎将		19
第四章 英雄救美		26
第五章 失踪的美女		34
第六章 市长的女儿		42
第七章 长江水边多“丽人”		56
第八章 爸 爸 爸		71
第九章 幸与不幸的女人		79
第十章 余音绕梁		87
第十一章 “拯救”中国广播电视		91
第十二章 生命的脆弱		102
第十三章 国 耻		118
第十四章 春天的故事		133
第十五章 人狗情未了		148
第十六章 党中央表扬过的“伪军”司令		163
第十七章 记忆深处的感动		176
后 记		192

第一章 世事难料

谁能想到，这是第一次也是
最后一次见他呢？一想到那个可
爱的孩子转眼之间就成了孤儿，
我的心就在滴血。

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天，北京大雪纷飞、滴水成冰，气温降至零下二十多度。

市民们一大早儿便从电台、电视台发布的气象消息中获悉，北京遭遇了近五十年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天。

可是，严寒并没有影响北京人民迎接新千年的热情：白天，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人头攒动；入夜，京城四处灯火阑珊、霓虹依旧。在城乡结合部，甚至还能听到燃放鞭炮的声音。

好一派节日的喜庆景象！

这天下午，我踏着厚厚的积雪，顶着呼啸的北风，揣着《蓝水梦》书稿，走进了位于鼓楼附近的某出版社。

还是在部队养成的习惯，我喜欢踩着钟点办事。但是，当我急匆匆地走进出版社大楼时，我立刻就后悔了：因为整个大楼里静悄悄的，连半个人影儿也瞧不着！这分明是在暗示我：明天就是元旦了！是新千年的第一天！人们下午都早早下班回家准备过节去了！你这个时候来办事，简直就是开国际玩笑！

“什么？你已经约好了？约好了也白搭！不信？不信你自个儿上楼瞧瞧去！”传达室的师傅有些不耐烦，显然他觉得我这个人像个大傻冒儿。

抱着试试看的念头，我乘电梯来到三楼，敲响了出版社编辑部办公

窗前的眼

室的门。只敲了两下，我就住了手。因为我突然觉得，和我约见的那个人此时似乎真的不大可能傻里吧唧地坐在冷烟凄火的办公室里，等着一个没有准头儿赴约的人。

夕阳的余晖从走廊的窗口射进来，把我的身影拉得很长。

顾影自怜的我转过身子打算离去。

突然，奇迹出现了：在我身后的门吱溜一声，轻轻地、轻轻地、被人拉开了，一位体态微胖、中等个头、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的中年男子走了出来，他抬着胳膊，指着手腕上的表笑着问道：“你是亚静吗？你真守时啊！”他的声音温和而富有磁性。

“啊，您是王主任？”喜出望外的我，不经意就喊出了声儿，同时注意到王主任手表的时针正好指着“4”。

王主任名叫王毅全，是这家出版社的编辑部主任，曾经担任过国家某领导人的秘书。此次见面正是要和他商量我的著作《蓝水梦》的出版事宜。

王主任是《环球时报》的特约撰稿人。《环球时报》是我们报社主办的子报之一。

前几天我给四版编辑小张打了个电话，请她帮我联络一下王毅全，说我想在他那儿出书。

为什么找小张呢？因为不久前正当我发愁书写完了不知道往哪儿送时，小张在《环球时报》编发了整整一版关于北京出版界的主任、老总、社长们是如何关心、爱护、扶持、发现文学新手的故事，一句话，我们的小张编辑就是要借此机会宣传宣传京城的那些“制造”美女作家、少年作家、平民作家、草根作家、海归作家、军旅作家的“伯乐”们，为他们说几句公道话，因为在许多媒体的舆论中，他们都有故意炒作之嫌，因而成为抨击对象。

王毅全就是其中的“伯乐”之一。

为什么偏找王毅全不找别人呢？这就是因为王毅全不仅是“伯乐”，而且他还是我们《环球时报》的特约撰稿人，既然如此，那我们的关系就近了一层，说通透一点，他就是咱自家人啦！

既然是一家人，帮忙出一本破书，那还不是小菜一碟？

你看,说起来谁没有个私心?这又不是搞违法乱纪,充其量就是个“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事儿,在偌大的京城,这样的事儿算个屁呀?再说,我写的书没准儿还是本畅销书,不仅唱响了主旋律而且还为出版社赚了银子、挣了脸儿,你说是不?

王主任十分客气地将我请进了他的办公室。

虽然我当了多少年的记者,走南闯北,身经百战,可是我一旦坐在这位大出版家面前时,依然显得有些诚惶诚恐。

这不仅是出于对王主任的敬重,同时也是为了表现一个大报记者的谦恭,进而博取王主任对我的好感。不言而喻,这都是为了我那辛苦了数年的处女作能够早日出版发行。

就像一个母亲,既然十月怀胎,最后把孩子生了下来,就要负责把他养大成人一样。

王主任刚一坐下就很专业地看起我的书稿来。看稿前,他客气地让我坐在他斜对面的沙发上,我们之间隔着办公桌。他将书稿整齐地放在桌面上,然后轻轻地一页一页地翻着看,好像生怕把它弄坏了似的。在翻的过程中,我估摸着他已将这页的内容大致浏览了。有时,他遇上感兴趣的内容,或是写得精彩的地方,他还会将那页纸拿起来,同时用另外一只手将眼镜取下来,然后眯着眼睛凑近稿纸,看个究竟。等看清楚后,他还会在手边的材料纸上写上几个字。

看得出来,他的认真并不是做作,也不是为了应景装装样子。

对此,我很感动。

我期待着王主任对我的作品大加赞赏,而且对此深信不疑。

不知过了多久,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王主任伸手拧亮了桌上的台灯继续浏览我的书稿,此时的他好像完全忘了近在身旁的我。

他和桌面的一部分被灯光打出一片温暖的亮色。桌面上,一个精致的小镜框映入我的眼帘,我所处的位置,正好可以清晰地看见相片上是一个长相极可爱的小男孩,白白胖胖一副娇态可掬的模样儿,显然是跟父母撒娇时拍下来的。

慢慢地,坐在暗处的我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

又不知过了多久,王主任轻轻唤醒了我。

窗前的眼

他笑着说：“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我蓦然站起，强打精神说道：“没事儿，没事儿，怎么就睡着了呢？”

“你们这些无冕之王，看来也很辛苦呀！”

“辛苦是辛苦，不过多数都是在自讨苦吃！”

“自讨苦吃？此话怎么讲？”王主任有些疑惑。

“这不——”我指了指《蓝水梦》书稿，“业余时间全耗在这上面了，你说是不是自讨苦吃？”

“哦，有道理。你们报社的记者编辑们写书的多吗？”

“怎么说呢？将多年发表的豆腐块儿汇编成册的，那倒是不少，也就是到时候为了评个什么中、高级职称用一用。可是，像我这样一写几十万字大部头的，真心想当作家的，那倒是不多！”

“是吗？不过，依我看啊，这书儿倒并不是随随便便哪个人都可以写的。写好、写精、写得大家爱看，是写。乱写、瞎写、滥写、写得大家不爱看甚至倒胃口，也是写。当然，这几年也出过一些好书，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还是不错的，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可是，也有一些人，包括你们记者当中的个别人，恕我直言，那写的书和垃圾没什么两样儿啊！还自我感觉不错呢！时下有一种奇怪的现象：有的人一有了点名气，就要写书，写自传。还有的人臭名远扬，竟以反面“典型”自居，也要写书，居然连起码的自知之明都不要了。这些人不管有没有文学基础，不管有没有写作能力，不管有没有写的价值，也不管写出来有没有人看、书卖不卖得出去，统统不管，视而不见，照写不误。那结果只有一个：让广大读者惨不忍睹。当然，出版商也不是没有问题：一味儿追求市场利润……”

我咧了咧嘴，想说：“我写书可不是为了出名，仅仅只是想当作家而已！”

王主任却不理会我，他端起保温杯喝了几口茶，我听见茶水在他的喉咙里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他放下杯子，继续说道：“其实，写书和你写豆腐块儿完全不是一码事儿，差别大着呢！你知道吗？”

“这我知道！”我面无表情冷冷地答道，心想：今天看来是得不到这位老兄的认可了。既然《蓝水梦》不被他看好，那么出书的事肯定也就

没戏了。而下午一路走来时熊熊燃烧的热情火焰,此时也已被这位王大人用“凉水”浇得全熄了火。

“嘿,快七点钟了,今天是阳历年的除夕夜,走,上我家去,让你婶子炒几盘好菜,咱哥俩喝几盅去!”王主任说罢终于站了起来,收拾了一下桌面上的东西,拽上我就要走。“别,别客气!”我极力推辞,心想我大老远地跑来找你,难道就是为了喝你几盅猫尿吗?笑话!不去,坚决不去!想到这里,我用力甩开拽着我的那只手,走近办公桌,伸手抓起《蓝水梦》书稿就准备告辞。见状,王主任也没再坚持。只见他从桌子上拿起一本材料纸并稍稍犹豫了一下,顺手将最上面的一页撕下来折好递给我:“别见外,刚才写了几个字,信手涂鸦,不成意思,你看也可不看也行,扔了最好。不过,这本书的选题倒是不错,书名也还可以再斟酌一下,只是改过的名字要鲜明、要能够吸引读者。内容可要好好修改,要动大手术。改得好可以出版。改得不好,在我这儿可就爱莫能助啦!”王主任的话虽严肃却很真诚,没有客套、没有半点虚情假意,这让我看到了事情的转机。我顺从地接过了他递过来的纸条一时显得有些尴尬,甚至有些不知所措。“怎么啦?老弟,走吧!不想去我家,那就赶快回家去吧?要过年啦!”说罢,他随手拿起小镜框冲着小男孩的相片亲了一下并且喃喃说道:“过年啦,宝贝儿!”王主任说的话在我听来是那样的甜蜜和温暖,真是柔情似水,充溢着父子真情。

如今,我已经记不清当时是如何和王毅全分手的了。只记得在出版社张灯结彩的大门前,我呆呆地看着他的背影渐渐地消失在夜幕中,足足有好几分钟没有挪步。当时谁曾想到那次与他的见面竟然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呢?在随后的2002年春天那场席卷全国的非典“风暴”中,他和他的妻子竟然未能幸免!一个幸福完整的家庭就那样灰飞烟灭了!每当我想到他们那个集父母万般宠爱于一身的宝贝儿子眨眼之间就成了孤儿,我的心就隐隐作痛!这样的几率在北京几乎是微乎其微,可命运却偏偏安排给他们碰上!真是世事难料啊。当然,这些情况都是后话了。而眼下,当我站在出版社的大门口,目送着王主任渐行渐远的背影时,耳边的北风好像在为我歌唱,严寒似乎也充满了阵阵春意。我脚步轻快地走过鼓楼北桥,不远处那座熟悉的工人日报社大楼

窗前的眼

上矗立的“工人日报”几个红艳艳的毛主席手写体霓虹大字，今晚儿也似乎显得格外醒目漂亮。

不知怎么地，我觉得眼下的结局比已成定局的局面还要让我感到兴奋。我知道书稿还有很多问题，十分需要高手的指点而加以完善。当初希望能够听到王主任赞赏的话儿，那不过是一时的虚荣。当面对现实的时候，当平心静气地考虑书稿出路的时候，当然还是王主任的这种处理方式最为合适。到底是给首长当过秘书的人，素质就是不一样！那时我不由地感叹起来。

终于走进了地铁车站！我那被冻得近乎麻木的躯体慢慢恢复了知觉。我掏出手机笨手笨脚地给阿春发了条短信，告诉她：“事已办完，详情面谈。”